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十六至二百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施　華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進策四

叙燕 宋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强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乗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

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敵未嘗越燕侵魏趙是燕獨能
支敵也自燕覆於敵敵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
盡燕南地國初敵與併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
代蜀代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敵明矣
并冦既平悉天下鋭專力於敵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
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
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
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於争地掎角以疑

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攻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逐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纎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縣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根本不揺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倘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

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兵制　尹洙

今之契丹地兼燕涼然强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藉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契丹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臣服四裔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敵人之兵强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

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令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敵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尚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鋭

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茍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

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内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於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

夷狄者未之有也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

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清議失之浮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令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令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抏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

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也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歳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攷給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而求非所任也位不度力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

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䜋矣其甚者或懷黄勑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劇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也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

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抏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

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書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以材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别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熈者臣愚未嘗聞者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礿祠蒸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晃而總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

籍皆滅棄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而宗廟之禮葢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為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葢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

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

天子躬焉非敬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祭三歲郊見而才一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服禮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

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下也臣竊思陛下至孝烝烝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內外厚冀賚賜百官過幸增秩

蓋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别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陛下敬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祖宗唯享陛下之誠百姓唯樂陛下

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横乎四海又以答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舉士 王安國

朝廷間歳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陛黜然後第之於廷宰相百

執事之選槪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游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擎跽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淆而不欲寛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

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攖以廉恥而不僥倖於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為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為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

勸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弊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資而所閲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聾病之拘牽而擿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弊有不盡革者此臣之

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葢得於萬一之幸耳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何為邑而子産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况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讀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

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俛俛以為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陞黜者反咨嗟嘆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為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為宜使為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

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
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勑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
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預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
官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内外之官辟為
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
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
注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
不自列也則宜勑内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

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為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悃悃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為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明責　李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丈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人

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其乏人如是耶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耶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耶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隂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隂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

瑰傑豪偉之才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覩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

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競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

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强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内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刻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横兵氣弗强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

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禄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躪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沈没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没齒不復言

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容得以口舌恐嚇内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難寛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盗賊　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内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

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知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槖駝轉輸不絕其人

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麋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梃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為難平而

不絶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竒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刦而不失爵禄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

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恵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恵僇及不辜則損威威恵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

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任臣　秦觀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

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畧横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説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繇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任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葢充

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擴擊奸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竊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酇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

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遺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謬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謹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

斥惟偓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矯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畧乎畧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惟器有遠邇才有修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進策五

治勢 宋葉適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質文

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恵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强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恵恵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葢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垂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强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

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已不在物夫在已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

也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葢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徼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悪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

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缺

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内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巳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

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絶則亡臣嘗考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絶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　葉適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

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悦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

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

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熈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

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賖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持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畀畀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

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

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蹔戚而議之闖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黄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

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今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

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察情 辛棄疾

曩者爲珠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豈嘗

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弒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帥則復諫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吾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

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啇鑒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敵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於其後中原之士扼腕於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絶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

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於僥倖諜不暇於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䘏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

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呑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它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於敵欲必戰而在於敵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

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幵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辟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覘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

詳戰辛棄疾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

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金人之首而京洛關陜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金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沮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金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

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它處山東號為簡畧且其地與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故臣以謂兵出淮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説金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

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

甲鋭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鄆之郊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以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

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金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金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

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陳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陳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

攘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金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陜彼將南絶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

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雖然臣又有一説焉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敵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説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

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驃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

敵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故以逞夫平昔悒怏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

富國　李覯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糶而末

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繇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鐮才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

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

所以無忞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李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兹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糴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

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奸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糴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

以賄概量不均冒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原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郡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安民　李覯

或曰令兹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亡薦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曰教而用

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政國之所以治也不教而易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僞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況綉繢琱琢之文又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漸盡於數刻之試而胷中未始有一毫可為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為學

製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焉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繇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道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

課試不繫行實亦同歸於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分經以為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耶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耶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

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絀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得士為賞失賢為罰則羣下孰不一意於察舉乎尚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召豈虚言哉或曰鬻者亦嘗先名譽而改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取皆有私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

不得輕重為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節也

國用　李覯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歎者乎孔

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及其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

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算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别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富者乃彊耳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符命

劉勰曰玆文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

超前轍焉

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搏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

氣横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濶泳沫首惡湮没闇昧昭晰昆蟲闓澤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犠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賔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兹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

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
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
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
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
世而屈説者尚可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理地祇
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
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
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
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
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
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
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
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

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托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劇秦美新　揚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

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黄而牙玄黄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瞢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彌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鶩起翦恬賁之用

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驤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霣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歟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囬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

故若古者稱堯舜咸侮者陷桀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
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
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
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工帝還資后土
顧懷玄符靈契黄瑞湧出滭浡汾滈川流海渟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工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王皇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

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
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剴是以發
秘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眘殷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
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
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

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途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護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沉潛甸内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盖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内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恶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来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屐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賛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賛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名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悟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

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維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

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

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肩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熈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彞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皐陶衡旦密勿之輔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内雲蒸雷動

電熛胡繿莽分尚不泣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
容葢以胥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
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
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
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
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祭伍華夏京
邍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詛士華而

不敦武稱未盡頀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繳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爲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雲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賔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沉肅祇

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黄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𪎭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𢕟聿懷之福亦以䆁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啟恭

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

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緌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大唐封禪文 唐張説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天之贊唐不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馨無外而宅心百有八

年於兹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歷草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圜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

喬丘埽路望翠華之来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抱之曰欽崇天道俯率佳話恐德不類敢憚於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雨師洒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熛爛飛焰揚精原野為之震動草木為之風生歴羣縣省謡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

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
過以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
神華靈鬱熳爛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襃城
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塲髦頭弩牙鐵馬金簇
介冑如雲旗幟如火遠布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
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
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
次沆瀣宿巉巗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

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鍾揚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假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缺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厎缺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鑾方旅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

誅王澤惟新有眚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迴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丘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黕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

可也且無柴瘞外事帝王主之烝嘗内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睋末光聆絶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説作缺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惟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埶使聖王之典

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裏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樸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鬬怒振專動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敺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齧利

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
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號令起
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
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
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
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
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
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類故仲

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徳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曽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徳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昬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為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賢庸能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愳

脇敺懋岦俾束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恭述承効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乆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有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人皆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

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叀逵焚坼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作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於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眔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

悌祇敬用底於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寛惟祖之則澤乆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乆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黄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

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黙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熯於爨灂炎以澌殄厥凶德乃敺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

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思於已拱之藏之神具爾宜
載揚於雅彖天之蝦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
仁之歸僕沿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乃一心祀唐
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
之神恊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
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
洛爾皇靈無替厥符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上壽辭

賀復徵曰上壽辭者群臣宴上之辭也有規有誦如越群臣祝辭則悲憤填膺矣錄之以備一體

越群臣祝辭

越王句踐五年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吴群臣皆送

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前為祝其辭

曰

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

從者昌王離牵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

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薄脯酒行二觴

其二

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

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歸越國

祝越王辭

越王既滅吳霸諸侯置酒文臺群臣為樂大夫種進

祝酒其辭曰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

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工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

二升萬福無極

其二

我王仁賢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悋群

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福歲難極

上天子壽　漢東方朔

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辭

上壽謝過　東方朔

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

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反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內宴請上壽酒辭　唐杜牧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神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願持玉巵上千萬歲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內宴畢殿前謝辭　杜牧

具官臣某等言暹日正麗廣埸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甕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為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臺司親逢聖日懽呼抃躍不能自勝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九